

楼群里的孩子

LOUQUNLIDEHAIZI



希望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楼群里住着五年级小学生肖越和他的同学杨小迪、马亮、王博、宋宇飞……他们的生活貌似乎平静却也偶起风浪，家庭生活更是一言难尽。父母们各有各的苦恼，孩子们也各有各的小秘密。

肖越的父亲意外死亡，他和残疾的母亲相依为命。面对肖越在生活上和学习上的困境，以杨小迪为首的同学们努力用种种充满孩子气的方式对他进行帮助。误解、矛盾、痛苦、欢乐也由此而来。

本书用真挚的情感和美好的语言，逼真地描绘出一幅幅今天的孩子们纯真善良、热情烂漫的生活画面，塑造了一群可爱的孩子形象，情节感人，人物性格鲜明，富于强烈的时代气息。

肖越从楼里出来时路灯还亮着，但楼顶的天空已渐渐发白了。憩园小区楼群间的草坪上和花坛边已有不少晨练的老人。他们都不停地晃动着身体和摇摆着四肢，看上去很像一个个上足了发条的玩具人。

肖越比平时晚出来半个多小时。最近一段日子，他发现母亲不像以往那样早起了，也不按时叫他起床。有时半夜醒来，他总听见她在不断地呻吟，似乎正忍受着一种极大的痛苦。她的呻吟使他久久不能重新入睡。盯着黑黑的屋顶，他不由得猜想：母亲是不是生病了？今天，母亲在凌晨才进入睡眠状态，他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，就睡过了时间。他是蹑手蹑脚地起了床，蹑手蹑脚地拿着编织袋和铁丝耙子出的家门。

在这座北方的城市，即使在夏天，清晨也是很冷的。现在已是深秋季节，许多人都穿上毛衣毛裤了，

肖越还没穿。母亲在夏天就计划给他织一套新的毛衣毛裤，却一直没织。她说他又长高了，织一套毛衣毛裤至少需要三斤线。他知道，买一斤毛线的钱，对于母亲来说是一笔很大的开支。前几天，她把一套他穿了好几年的旧毛衣毛裤拆了，只织成一条毛裤，就没线了。

肖越把编织袋卷起来，夹在腋下，开始跑步前进。跑起步来就不觉得冷了。

一般情况下，肖越是楼群里起得最早的孩子。

肖越早起是为了捡破烂。他捡完破烂才回家吃饭，才推轮椅送母亲上班，才去上学。

肖越是从去年开始捡破烂的。那是他家住到憩园小区不久的事，也是他父亲死后不久的事。

肖越的父亲是一家建筑公司的泥水工，他在一次拆除旧房的施工中被砸死了。一面墙壁突然倒塌，他被砸在下面，扒出来时，全身完好无损，只是嘴角和鼻孔淌着一缕血，人却死了。他的死，在后来的一些日子里，使肖越常常想到一些很脆弱的东西：一件放在桌角的玻璃器皿，一棵狂风中的芦苇，一滴落在沙漠里的水……它们是那么就转瞬毁灭了。

肖越的父亲没死前；肖越的母亲是不上班的。她是个残疾人。她的一条腿在小时候患小儿麻痹瘫痪

了，萎缩了。可是，在肖越的父亲死后不久，她就到一家福利厂的缝纫车间工作了。肖越明白，仅依靠父亲留下的抚恤金，他和母亲是无法生活的。

看着母亲用仅有的一条好腿踏缝纫机，肖越的心里就很难受。那条腿劳累一天后，就肿得闪闪发亮，用手指摁一下，就能摁出一个深深的肉坑。这时，他就怀念起父亲活着时的一些情景。

父亲除了干泥水工外，还用工余时间去干一些别人不愿干的活。他扫过马路，掏过大粪，烧过锅炉，装卸过货物……他这样干，就是为了多挣一些钱，为了让一家人生活得好一些。那时，只要他有空闲时间，就用一辆旧自行车改制的轮椅推母亲上街游玩。如果是在夏天，他便在轮椅的上方撑起一个伞状的布棚，用它遮挡酷热的阳光对母亲的曝晒；如果是在冬季，他会用一条毛毯盖住母亲的双腿，使她感到温暖。

后来要盖憩园小区了，肖越家住的两间平房被拆除了。楼盖好后，依据拆迁户的种种优惠条件，父亲把自己多年的积蓄倾囊取出，又借了一些外债，购买了一套一室一厅的住宅。住宅位于一楼，很方便母亲的行动。

刚搬进新居时，肖越高兴极了。新居里有卫生

间，母亲再也不用架着拐杖走几百米路去上公共厕所了。

肖越家的新居里，除了四壁是新的，其它摆设都是旧的：变形走样的三开门衣柜、漆迹斑驳的写字台、钢管生锈的床、一台看了多年的12吋黑白电视机……把这些东西往新居里搬，与其他乔迁的人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肖越记得母亲曾对着新居旧物深深地叹了口气，父亲却笑了。他很有力地做了几个扩胸动作，然后对母亲说：“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也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”母亲也忍俊不禁地说：“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也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”肖越觉得他们说得很有意思，就问为什么要这样说。父亲告诉他，这句话是瓦西里说的。瓦西里是很久以前演过的一部前苏联电影里的人物。那部电影叫《列宁在十月》。他和母亲一起看过好几遍。肖越没看过那部电影，到现在也没看过。电影院里好像不再演它了。他无法知道瓦西里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但他想：瓦西里肯定是个乐观的人，像自己的父亲。

可是父亲在住进新居不久就死了。他创造的这个家，再也没人提起有关面包牛奶和一切的话题了。

看到母亲挣钱的艰辛，肖越的心里特别焦急。他恨不得自己能一下子长大，变成大人，去工作，去挣

钱，能养活母亲。他经常梦见自己长大了，浑身是结实的肌肉，嘴巴上还长着黑黑的胡子……可醒来却发现自己仍是个瘦瘦小小的孩子，这使他很沮丧。

肖越是受一个老头儿的启发开始捡破烂的。那是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儿，儿女不赡养他，只好捡破烂为生。他每天捡的破烂竟能卖五六元钱。于是，肖越也开始捡破烂。

肖越只能在早晨捡破烂，不能耽误上学。否则母亲不会同意的。

肖越每天早晨捡的破烂能卖两三元钱。

2

其实，杨小迪躲在一个垃圾点附近的楼道里已有很长时间了。

半个多小时前，杨小迪正在温暖的被窝里沉睡时，压在枕头下的小闹钟响了。好一阵，她一直以为那响声是梦境里的声音。后来，她感到有人在呼唤

她，在摇动她。她睁开眼，才知道不是在做梦，小闹钟还在响着，穿着睡衣的母亲站在床边。

“小迪，该起了。”沈倚虹用手温柔地拧了一下女儿的鼻子。

“妈妈，又把您吵醒了。我以为自己能醒呢！”杨小迪不好意思地朝母亲笑了笑。

“好了，快起吧。要不就误事了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沈倚虹把不再喧响的小闹钟从女儿的枕头下掏出来，放在床头柜上，又把床头灯拧亮了一些，才走回自己的卧室。

杨小迪瞥了一眼小闹钟，指针快到五点了。小闹钟大概是在四点五十分准时响的。这个时间是她昨晚临睡前亲自定的。她本想这次独自悄无声息地去做那件事，不再打扰母亲，现在看来是枉费心机了。她飞快地穿好衣服，趿着鞋，拎起床边一个装得鼓鼓囊囊的塑料袋，急冲冲地出了家门。

杨小迪走在路上时，天上还挂着许多亮晶晶的星星，楼群间的草坪上和花坛边只有几个晨练的老人。一阵阵风迎面吹来，她感到很冷。深秋的晨风里竟有冬天的气息，这是她最近才体会到的。她很少在这个季节这样早起。她用手把夹克的领子竖起来，感到暖

和了一些。

杨小迪来到一个垃圾点前，借着路灯，先留意了一下地上的垃圾，看到它们还保持着倾倒时的样子，才松了口气。她忙把手里的塑料袋放在一堆垃圾上，然后跑进附近一幢楼的楼道里，隐蔽起来，朝外张望，等待着肖越的出现。

昨天晚上，杨小迪从衣柜里翻出一些旧毛线来。她兴致勃勃地把它抱到母亲面前。

“妈妈，这些毛线没用了吧？”杨小迪用手拽了拽一根毛线，没拽断。

“小迪，你要干什么？想学编织吗？”沈倚虹正在写作，她放下手中的笔。

“不，我才不学编织呢！像个小妇女。妈妈，要是它们没用就扔了吧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为什么。”

“那就别扔，它们虽然旧了，但还是可以编织成一些有用的东西。我一直想抽时间用它们织几个沙发垫。”

“咱家不是有沙发垫吗？您快别费那个时间。反正我想把这些旧毛线当破烂扔了。”

沈倚虹很诧异。尽管女儿从小到大都生活在物质

条件非常充裕的环境里，但她从没养成铺张浪费的毛病。可最近一段日子，她却总爱把家里一些不太有用的东西翻寻出来，装到塑料袋里，隔三五天起个大早，把它们神神秘秘地扔到垃圾点上。

通常，沈倚虹很少过问女儿的事。她认为十多岁的孩子应该有点属于自己的秘密，让孩子独自处理一些事情是有益处的。可她终于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。

“小迪，你能不能告诉妈妈为什么要扔掉它们？”沈倚虹温和地问。

“反正我不是做坏事。”杨小迪固执地说。

“我没说你是在做坏事啊！”

“妈妈，我是想……我是想让肖越把它们当破烂捡去。我看见他妈妈想给他织毛衣，可是没线了。到现在，他还没穿毛衣呢！”

“噢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你前几次扔的东西也是为了让它捡去吗？”

“是的。那些东西他可以卖钱。”

沈倚虹被女儿的善良感动了，她不禁伸出双臂，把她搂在怀里。

“妈妈，您同意把它们扔了？”杨小迪高兴起来。

“我同意。不过，小迪，你把它们直接给他不行吗？何必要起早？”沈倚虹说。

“不行不行。他肯定不要！您不知道，他的自尊心特强，特怕别人同情他，可怜他。有一次，我见他用的橡皮太小了，比指甲盖还小，都捏不住了，就想给他一块新橡皮，他都坚决不要。我不过是想帮助他，可他要是知道我特意扔东西让他捡，肯定会生气的。”

关于肖越的情况，沈倚虹是有所了解的。他是女儿的同学，学习很好，也很有礼貌，常来家里借阅一些课外书籍，是个品学兼优的孩子。他的父亲去世了，只靠着身体残疾的母亲在一家福利厂挣一份微薄的工资，所以家境贫寒。他每天起早去捡破烂，用卖破烂的钱帮助母亲共同度日，这对于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来说，是件很不容易的事。

“只是……这些线有点太旧了，织成毛衣未必暖和。要不妈妈买点新线？”沈倚虹说。

“唉，您真是越说越胡涂了！新线我就更没法给他了。新线能像破烂吗？”杨小迪说。

沈倚虹只好同意女儿的计划。

杨小迪必须在早晨把装旧物的塑料袋扔到垃圾点上，而且要赶在肖越的前面。每次这样做，她都要躲在附近的一个楼道里，看着他把它捡走才放心。她怕它被别人捡走了。

肖越还没出现。他每天要跑十个垃圾点捡破烂，这个垃圾点是他的必经之路。

杨小迪朝垃圾堆上的塑料袋看了看。它静静地卧在那儿，像只温驯的花母鸡。这时，她觉得自己犯了一个错误：用来装旧毛线的塑料袋太精美华丽了。塑料袋是银灰色的，上面印着彩色的外文和一架荷兰式风车。这样的塑料袋和垃圾摆在一起显得很协调，不像是被人抛弃的废物，倒像是什么人遗失的礼品。肖越会把它当成破烂吗？他要是不捡怎么办？她朝肖越来的方向看了看，没发现他的踪影。她忙从楼道里跑出来，跑到垃圾堆上，抓起塑料袋，把它在地上滚了滚，粘上一些脏兮兮的东西；又用手撕扯了几下，想撕破一点儿，但没成功。她觉得没有时间再磨蹭了，肖越随时可能出现，看见她这样做，她的计划就落空了。她把塑料袋又放在垃圾堆上，返身急急地跑回楼道里。

杨小迪在楼道里刚隐蔽好，就看见肖越像一支离弦的箭一样朝垃圾点跑来。

每天早晨不到五点，王博就站在自家的阳台上背英语单词了。

王博和杨小迪是同学，两家是隔壁邻居，都住二楼。王博的父亲王建成和杨小迪的父亲杨希哲同在一家科研所工作，不同的是，王建成是一名电工，杨希哲是一名研究员。

最近一段日子，王博发现，每隔三五天，平时爱睡懒觉的杨小迪就早起一次，她手里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，脚步匆匆，神情诡秘地去了什么地方。有一次，她叫住刚从楼里出来的杨小迪。

“喂，杨小迪，这么早你干什么去啊？”王博问。

“不干什么。不能告诉你。王博，这是我的秘密行动。”杨小迪回答。

因此，再看到杨小迪时，王博也就不再问什么了，只是瞥她一眼，就又专心致志地背自己的英语单

词了。

在憩园小学，三年级才开始设置英语课，课时不多，不进行正式的考试测验，不算学习成绩，只要求学生掌握一些简单的会话和单词，可是五年级的王博已学完初中的英语课程了，这是她父亲督促的结果。

王建成督促王博学英语是受了沈倚虹的影响。沈倚虹在一所大学里任教，比一般的女人懂得怎样教育孩子，但她对杨小迪课业外的其它特长训练并不在意，唯独对英语学习抓得很紧。她有一个观点：孩子是跨世纪的一代，是走向世界的一代，所以掌握外语是个很重要的学习环节。这个观点令王建成心悦诚服。

实际上，王博除了学英语外，还要学别的技艺。

当这座城市刚开始流行给孩子买钢琴时，王建成就花了近万元给王博买了一架“海兹曼”牌钢琴。买琴前后，他从没问过王博喜欢不喜欢弹钢琴。他给她请了一位钢琴教师。钢琴教师曾是一家歌舞团的小提琴手，退休后竟专职教授孩子弹钢琴，每小时收费十元。

王博从来就不喜欢弹钢琴，可她已经弹了四年了。她从弹拜厄的钢琴练习曲开始，又弹了约翰·汤普森的现代钢琴教程及哈农练习曲，还弹了巴赫的初

级钢琴曲集和车尔尼作品 599 钢琴初步教程。听上去，她能把每一阶段的曲子都弹奏下来，但钢琴教师在每次听她弹琴时，总皱眉摇头。他认为王博是个缺少音乐天赋的孩子，尽管她弹琴很认真，很刻苦，可是由于没有乐感，她把每一首曲子都弹奏得像一篇毫无感情色彩的论文报告，令人不忍卒听。钢琴教师曾想中止王博的钢琴学习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不能挣昧心的钱。但是王建成不同意，他认定一个古老而简单的道理：铁杵磨成针，功到自然成。

几乎与学钢琴同步，王博还学画画。最初，她对画画挺感兴趣。她画的素描很细腻，立体感、空间感、质感都表现得不错，受到美术教师的赞赏。后来学到水粉画时，美术教师才发现她有一个画画的人最不该有的致命毛病：色盲。王博是红绿色盲，即不能区别红绿颜色。这个毛病王博自己早就察觉了。每逢过马路时，她总不能准确地判断红绿灯的变化，只能凭观察别人的行动而行动。美术教师拒绝再教王博画画，他不相信自己会创造人间奇迹。王博对画画的兴趣一下子就没了。但是王建成根本就不相信世上竟有什么红绿色盲。于是他又为她找了一位愿意广收门徒的美术教师。每当王博对着调色板发愣时，王建成就认为她在耍小孩子脾气，在偷懒，在逃避一种学习，

就毫不心软地惩罚她。

王博还听从父亲的吩咐，在学校里参加了第二课堂的“数学奥林匹克兴趣小组”。其实，在所有的课程中，王博最头疼数学。每道“数奥”题对她来说都是一座险象环生的迷宫，演算起来披荆斩棘，却往往误入歧途。

王建成在王博的身上寄托了太多的希望。他希望她长大后起码成为杨希哲和沈倚虹那样的人。杨希哲整天出入于纤尘不染的实验室，动动嘴皮，用用脑子，看上去不费吹灰之力就发明了这，创造了那，于是金钱和荣誉就包围了他。沈倚虹那么一个貌不出众、语不惊人、弱不禁风的女人，每周像个休闲的旅游者似地到大学里转悠两趟，讲几节课，就可以挣到一份可观的工资。她还写什么文章，风不吹，日不晒，写出一堆堆的字去换稿费，真像一棵摇钱树。

王博深知父亲对自己的期望，所以在学习上不敢有丝毫懈怠。但是，当她看到两手空空返回楼里的杨小迪时，不禁又想了一下：她到底干什么去了？

肖越每天捡完破烂后，都要拐到 12 号楼一趟。

马亮住在 12 号楼里。

马亮和肖越有个约定：如果阳台上摆着一盆仙人掌，就表示他已起床，肖越就不需要上楼了。

肖越朝马亮家的阳台看了看，没看见那盆仙人掌。他把装满破烂的编织袋放在单元的门口，走进楼里。钟点电梯已经开始运行，但它停在十五层半天不动。他没耐心等待了，便一口气跑上五楼，敲响了马亮家的门。

“马亮！马亮！”肖越边敲边喊。

门，没有应声而开，门里也没动静。马亮的父母经常夜不归宿，马亮又睡得太死，没人叫他，他几乎天天不能按时起床，上学老迟到，挨老师的训。

“马亮，快起来！再不起就又迟到了！”肖越使劲地敲了敲门。